

[法] 保罗·莫朗 著 卡尔·拉格菲尔德 插图 段慧敏 译

Paul Morand Karl Lagerfeld



香奈儿的态度

L'ALLURE DE CHANEL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香奈儿的态度

L'ALLURE DE CHANEL

[法] 保罗·莫朗 著 卡尔·拉格菲尔德 插图

Paul Morand

Karl Lagerfeld

段慧敏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奈儿的态度 / (法)莫朗著; 段慧敏译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8. 3

ISBN 978 - 7 - 305 - 05353 - 5

I. 香… II. ①莫… ②段… III. 香奈儿 C. (1883~1971)—传记 IV. K835.65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8321 号

L'ALLURE DE CHANEL by Paul Morand. Illustrations by Karl Lagerfeld

© 1996 Editions Hermann, Paris, Franc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MANN-ÉDITEURS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NJUP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版权通过法国嘉文版权代理(Garance Sun SARL)取得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07-273 号

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出 版 人 左 健
书 名 香奈儿的态度
著 者 (法)保罗·莫朗
责任编辑 蔚 蓝
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35×935 1/16 印张 16.25 字数 120 千
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305 - 05353 - 5
定 价 36.00 元
发行热线 025 - 83594756
电子邮箱 sales@press.nju.edu.cn (销售部)
nupress1@public1.ptt.js.cn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前言



Paul Morand
dans les années 20

(1920年代的保罗·莫朗)

我第一次走进康邦街。那是1921年的圣诞聚餐。“你们全部都是可可的客人，”米西娅曾对我们说。“全部，”也就是我们被合称为“子牛队”的六人组。我们是阿尔封斯·都德夫人沙龙里的年轻人，是让·于戈在皇宫的工作室里的常客，也是达吕斯·米约家周六晚宴的座上之宾。当时香奈儿还没有征服巴黎，摆在时装沙龙的自助餐台还保持着1914年的样子，使得整个房间看上去酷似一家诊所，房间内陈设着朗维尔夫人的乌木屏风，屏风上的秋叶依然明晰。除了她那些多维尔的常客、那些马球爱好者们和她刚刚失去的卡佩尔的朋友们之外，香奈儿非常的孤单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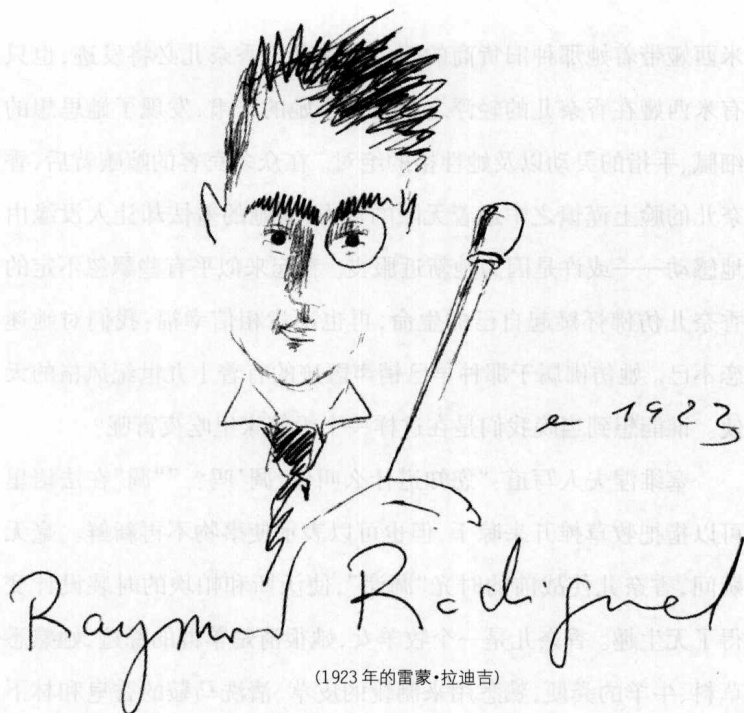
Pierre Reverdy

皮埃尔·勒韦尔迪

非常的羞怯,非常的警觉。当天晚上,米西娅为她带来了她未来生活中的伙伴们:菲利普·贝特洛一家、萨蒂、里法、奥里克、塞贡扎克、里普希茨、布拉克、吕克-阿尔贝·莫尔索、拉迪吉、塞尔特、埃莉兹·茹昂多、毕加索、科克多、桑德拉(此时还没有勒韦尔迪)。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与1914年的决裂。过去已经湮灭,一条康庄大道通往明天。在这个明天里,提起银行家,人们不会再想到索罗门,而是想到鲍伊、路易斯;萨蒂也不再将西班牙写为 España,而是按照法语的方式写为 España;香水则不再被称为“绛草”或“秋梦”,而是像苦役犯一样带上了编号。这时你还看不出香奈儿的天分,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她的权威、她的强硬、她挑衅性的专制,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她有着那种注定能够赢得盛名的性格。只有

米西娅带着她那种旧货商的嗅觉预感到了香奈儿必将发迹,也只有米西娅在香奈儿的轻浮之中发现了她的严肃,发现了她思想的细腻、手指的灵动以及她性格的绝对。在众多宾客的喧嚣背后,香奈儿的脸上谨慎之中透着无限的魅力,而她的羞怯却让人无缘由地感动——或许是因为她新近服丧。看起来似乎有些飘忽不定的香奈儿仿佛怀疑起自己的生命,再也不肯相信幸福:我们对她迷恋不已。她仿佛属于那种早已销声匿迹的有着十九世纪风格的天使。谁能想到当晚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天使家里吃夜宵呢?

塞维涅夫人写道:“您知道什么叫做‘凋’吗?”“凋”在法语里可以指把牧草摊开来晾干,但也可以表示使事物不再新鲜。毫无疑问,香奈儿使战前的时光“凋谢”,使沃斯和帕坎的时装设计变得了无生趣。香奈儿是一个牧羊女,她很清楚羊群的踪迹,她熟悉草料、牛羊的粪便,熟悉用来制靴的皮草、清洗马鞍的香皂和林下的灌木丛。“我们的世纪将是牧羊人进行报复的时代。”《农民新贵》中如是写道。谈到香奈儿,也就是如马里弗所说的“穿着衬裙与平底鞋的女孩儿”将要面对“城市的危险”,而她们最终会带着固执的复仇欲望诱发革命,战胜危险。圣女贞德的事迹,同样也是牧羊人的革命。马里弗还曾说过,“我们的世纪预示了牧羊人的反抗,我警告你们,农民是危险的。”香奈儿便属于这一危险群体。她曾说过:“女性的身体在礼服、花边、胸衣、内衣和垫料下面汗流不已,是我解放了她们的身体。”乡间的绿色随着香奈儿的到来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;正如二十年前,科莱特套着同样“小学生”式的罩



(1923年的雷蒙·拉迪吉)

衫,系着同样的大花结领带,穿着同样的孤儿院的鞋子来到巴黎,也同样给文学界带来了一股乡间的清新。香奈儿从未放弃过复仇的思想。这种思想使她剪短了一头秀发,只因它常常会勾住胸衣的束带;也是这种思想毁灭了一个有关失去的乐园的梦想,而这个乐园也只是在想象之中,因为给她留下深深印记的童年让她厌恶不已、不断逃避。

多么神秘又多么复杂!香奈儿的阴暗面正在于此:她的痛苦、

她对破坏的偏爱、她对责罚的喜好、她的骄傲、她的严厉、她的讽刺、她的毁灭性的狂热、她时好时坏的绝对性格、她极富创造性又仿如劫掠者的天分。这位“冷艳夫人”为那些用金质餐具吃饭的亿万富翁们发明了贫乏而昂贵的简朴,让他们去追寻那些不入眼的东西:游艇的铜色、海军的蓝白色、纳尔逊水兵的油布帽子、柴郡老别墅里墙筋柱的 Black and White、罗克布罗恩薰衣草花田里的深灰色、布伦塔的野餐、帕莎餐厅没有仆人的夜宵——人们在野味桌旁,分享排成行的炉子里的野味。从来没有人能够把附庸风雅引向这种程度。

香奈儿性格生硬、手指灵活、措辞巧妙、言语简洁,那些浮夸的格言警句仿佛从一颗燧石般的心中落下,又滔滔不绝地自复仇女神的口中倾泻出来。她赠与和收回的方式更让人称奇——她赠人礼物,就像是在赠人耻辱一样。(她在电话中说,“我给您送去了六尊威尼斯黑人雕塑,我实在受不了这些了。”)她身上的这一切特点都源于她那不甚愉快的童年,那段生活在农民中间的童年,而那些农民们只是“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比自己更加高大有力”(贝尔纳·帕利西)。

1900年开始,杜塞先生或朗万夫人这样的“服装定做”生意已经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;而自1925年起,香奈儿不但使自己的定做生意被人们接受,而且还贬低自己的客人:她为伯爵大公支付

酒店账单,把王亲贵族变成自己的女仆。这种报复延伸到对待物品的态度上:她剪短了秀发,同时贬抑貂皮、将其作为风衣的衬里,又用平淡的毛织紧身上衣遮住了丝绸的光泽,用伞兵制服的深色取代了各种鲜艳色彩。她拒绝嫁给威斯敏斯特公爵,或许也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抹煞特拉法加海战和滑铁卢战役的方式?因为曾经的赤贫,她乐于将宝石看做普通的石头,在某次舞会上她曾将自己的蓝宝石项链借给贫穷的女孩们(后来她指控她们偷走了她的宝石)。

有时,她那因持续的愤怒而鼓起的鼻翼也会停止颤动,那时的她便会呈现出一种疲倦。她的内心会呈现出一种贫乏的天性,然而这仅能持续片刻,虽然此时她离不开您,但明天您便会令她难以忍受。香奈儿是一位复仇女神。

她那激流般的声音里仿佛卷绕着无数的火山熔岩,她说出的字句仿佛是干枯的枝蔓不断地爆裂,她辩驳的话语也仿佛是长喙不停地啄咬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她的语气日益专断,然而也更加衰弱和无力。1946年的冬天,我在圣莫丽兹酒店和她重逢,一连几个晚上听她的这种语调。彼时她第一次失业,无所事事,自然难以自抑。她固执地逃亡到了瑞士的恩加丁,犹豫着是否重返康邦街,等待转运的时机。她那时感到自己被过去所困扰,被寻回的时间所侵袭。此刻的她仿佛是时装界的盖尔芒特,仿佛是忽然来到了戴

高乐时代的维尔迪兰夫人。黑色的胆汁从她炯炯有神的双眼流出，她那用软黑眉笔勾勒出的眉峰愈加鲜明突出，仿佛是玄武岩的拱门。香奈儿依然是奥弗涅的一座火山，而整个巴黎却错以为它已经熄灭。

这段单独的谈话已经过去了三十年。我回到房中只是草草写下了几行注释，而后便再也没有想到过它——除了令人难忘的米西娅的形象之外，我几乎已经不再记得这份手稿。去年八月搬家



(塞维涅夫人)

Mme de Sevigne

到瑞士时,一些偶然的机会让我重拾这些已经泛黄的纸页。香奈儿逝世后的今天,有关她的众多详尽著作都已经出版。一部精彩的小说,或是一些精美的回忆录都代表了一种迟来的友谊。

我很高兴地重读自己那些印有巴德鲁特宫酒店笺头的手稿,而后我又与皮埃尔·伯莱一起分享这份怀念。他请我将手稿用打字机打出——这是一条危险之路……其中没有任何我的思想,它属于一个故人的亡魂。但是在九泉之下,她依然保持着一种急进的步伐,那是她唯一的正常步调。从各种意义上来说的“步调”:生理的步调与心理的步调。正如马术中所指的马的三种步态;也如狩猎中所指的鹿的行踪,即鹿的“折枝踪迹”,也就是鹿经过树丛时的路线及其弄断的树枝。香奈儿曾经经过了这里,香奈儿曾经经过了那里。三十年间,已经是一片广阔的森林……

P.M.



(莫朗与中式扶手椅)

Morand
fantasy!
Ch. 1937.

目 录

前言	1
孤独	1
少女可可	5
从贡比涅到波城	23
抵达巴黎	29
康邦街	41
意大利之旅	69
米西娅	79
重返巴黎	87
佳吉列夫	103
舍维涅夫人	111
毕加索	119
福兰	125

圣奥诺雷区 129

1922 年 135

简朴生活 139

关于时装的诗意 145

有关财富 157

社会作品 165

斯特拉文斯基 167

上流人士 173

关于可怜的女人们 179

有关时尚或注定丢失的新发明 189

最后的国王 205

永别, 不再见 221

至魅香奈儿(译后记) 231

孤 独

我不是在我的出生地蒙多尔跟您谈起这些。今晚,我在圣莫丽兹酒店,对面便是贝尔尼纳宾馆。多年前的某一天,在一座黑色的房子里,人们冷漠而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一个傲慢内向的小女孩。而我却不是从这座黑房子开始向您讲起我过去的的生活,现在的我置身于灯火通明的酒店,富人们在这里享受着令他们费心劳神的消遣娱乐。但是对于我来说,在今天的瑞士和在昔日的奥弗涅,我所能感受到的,唯有孤独。

六岁时,我便已经孤身一人。我的母亲刚刚去世,父亲像卸下重担一样把我寄养在姨妈们那里,而后去了美国,从未回来过。

孤儿……从那时起,这个词便会使我怕得浑身冰冷。现在依然如此,看到寄宿学校的小女孩们经过,听到有人说“她们是孤儿”时,我的眼睛总是会忍不住湿润起来。半个世纪过去,然而在一个悲惨世界最后的幸福、奢华与欢乐之中,我很孤独,依然孤独



Coco orphelin

(孤儿可可)

着。

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。

最开始的这些谈话里,我先提到了孤独。我不会将其写做“孤独……”,我不会在这个词的后面加上一串省略号,这会在我的孤独之中渲染出一层与我本性无关的忧郁色调;我也不会后面加上一个感叹号:孤独!这种感叹只会徒然带有一种挑战世界的意味。我只是想表明我成长和生活在孤独之中,而后又孤独地老去。

孤独锤炼了我的性格,使我拥有了暴躁、冷酷而傲慢的灵魂和强健的身体。我的一生,是一个孤独女人的故事——通常是一场悲剧:有关她的不幸与伟大;有关她所坚持的斗争——与自己、与男人们的斗争,与随时随地可能产生的诱惑、危险和脆弱的斗争。

孤独,在今天的雪域阳光中……我依然没有丈夫、没有子孙、没有任何迷人的幻觉——那些幻影可以使我们相信这世界上居住着与我们同样的人们,他们同样孤独地劳作和生活着。